



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



清詞序跋彙編
(第二冊)

馮乾編校

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



清詞序跋彙編
(第二冊)

馮乾編校

卷 五

板橋詞鈔序

鄭 燮

燮詞不足存錄。簡亭樓夫子謂燮詞好於詩，且付梓人，後來進益，不妨再更定。嗟呼！燮何進也？燮年三十至四十，氣盛而學勤，閱前作，輒欲焚去。至四十五六，便覺得前作好。至五十外，讀一過，便大得意。可知其心力日淺，學殖日退，忘己醜而信前是，其無成斷斷矣。樓夫子是燮鄉試房師，得毋愛忘其醜乎？

陸種園先生諱震，邑中前輩。燮幼^①從之學詞，故刊刻二首，以見一斑。

爲文須千斟萬酌，以求一是。再三更改，無傷也。然改而善者十七，改而謬者亦十之三。乖隔晦拙，反走入荆棘叢中去。要不可以廢改，是學人一片苦心也。燮作詞四十年，屢改屢蹶者，不可勝數。今茲刻本，頗多仍舊，而此中之酸甜苦辣備嘗而有獲者亦多矣^②。世間爲父師者，見其子弟之文疏鬆爽豁便喜，見其拗澁晦拙便憂。吾願少寬歲月以待之，必有屈曲達心、沉著痛快之妙。天下豈有速成而能好者乎？

少年游冶學秦、柳，中年感慨學辛、蘇，老年淡忘學劉、蔣，皆與時推移而不自知者。人亦何能逃氣數也！

《板橋詞鈔》一卷，鄭燮撰，《鄭板橋全集》本

① 幼，據《鄭板橋全集》卞孝萱案，裴景福《壯陶閣書畫錄清鄭板橋集手稿冊》作“初”，齊魯書社1985年排印本。

② 者，據卞案，裴本無。

蘭浦詞序

儲大文

南宋樂府高梅溪史氏，說者謂白石外朗，梅溪內涵，故史勝於姜，而點黛施朱，梅溪正復不免。志稱古有字無號，自史衛王家子弟，鮮肥多暇，撰造稗官家言暨洲嶼泉壑諸號，而其風寢遍天下，訖元明不克改，則是好爲矜飾之過。南宋人湖山汰習，故應爾也。予觀位存史子樂府，刊削鉛華，獨標韶令，聲不弇而趾不揚，雅有合於風騷之指。爰略去梳春櫛月諸辭暨安陽循府它軼事，而獨舉北宋樂府五歲兒能肄習者，曰“行人更在春山外”，曰“雲破月來花弄影”，曰“楊柳岸、曉風殘月”，曰“寒鴉數點，流水繞孤村”，曰“郴江幸自繞郴山，爲誰流下瀟湘去”，曰“不如休去，直自少人行”。偕位存、雪茗吟諷之，且俾世之揚樞文藝者，知史氏自孝山《出師頌》後，尚高《蘭浦樂府》也。樊桐逸士書。

儲大文《存硯樓二集》卷五，乾隆十九年(1754)刻本

艮岑樂府序

儲大文

宋南渡後，樂府高稼軒辛氏、龍洲劉氏。稼軒職甚華顯，而龍洲以一書生配之。稼軒才氣橫溢，突過端明，而龍洲致密功深，克武屯田，此當時敵國之所以競傳其詞也。龍洲游明聖湖最久，故“一騎乘風”、“一枕新涼”諸闋詞最縱宕感慨，而參差禁樹之凝望，荻花楓葉之淒怨，其大旨歸於柳金梨雪句，而自惜亭北之不遇。故當時人謂龍洲詞宗太白，史、姜、鄧不具論，然則玉峰之秀，龍洲一人業足以當之矣。今題客徐子復起而配之，而致密而機彌流，功深而光彌耀，雖謂題客詩宗太白，樂府亦宗太白可也，而灞城柳色、陵闕西風之咏，且將偕亭北闕干而胥賦矣，豈必俟二十年，而復有重過南樓、桂花載酒之感也耶？《龍洲詞》曰“神仙路近蓬萊島”，又曰“雲萬疊，寸心遠”，有味乎其言之也哉！

儲大文《存硯樓二集》卷五，乾隆十九年(1754)刻本

尋樂軒詞序

顧成天

揚風挖雅，洎六代而有餘；泛羽流商，降三唐而漸盛。美成則就官考譜，耆卿則奉旨填詞。豈纏綿盡致，或無戾於興觀群怨之遺；抑綺靡緣情，不妨泄於律絕歌行之外。世本自《草堂》而後，選者群興；吾鄉循《花影》以來，能家輩出。夫飾莊嚴於口角，即跼、蹻可擁坐皋比；吐艷冶於毫端，雖曾、史似輸情花柳。是以歌喉、綽板，不免譏評；永叔、希文，且遭誣訕。則讀斯之不易辨，而工斯之別有方也。汪子立人，婺水高蹤，雲間華胄。髫齡夙慧，弱冠多才。挹其眉宇，皎如玉樹臨風；誦其文章，爛若明霞散彩。吐屬已徵明隼，波瀾尤愛老成。齋不名蕭，無左支右圖之迹；軒能尋樂，有吟風弄月之懷。偶於暇日，集展《金釜》；或遇良辰，興飛銀管。鏗鏘字裏，句傳紅杏秋千；隱約行間，意仿美人香草。僕也少而同嗜，披編生見獵之心；長乃增愚，掩卷惜生花之筆。造物之成佳士，不越四子五經；前賢之畏後生，豈在八叉七步。恐山谷之抽思，類子昂之寫畫。鴻才實圭璋之選，腐語當藥石之投。

顧成天《東浦草堂課餘文集》卷十二，乾隆刻本

學福齋詞序

李元

詞源於《香奩》，唐末五代人習爲纖艷之體。至東坡而以雄壯出之，詞體爲之一變，然而佳句之傳者乃在“曉風殘月”、“山抹微雲”、“紅杏枝頭春意鬧”、“雲破月來花弄影”，殊覺“大江東去”終是別調。改齋先生深於詞者也，兩宰偏隅，宦途弗達，而幽懷壯志，一托之於詞，有《憶舊詞》、《秦簫舊譜》、《無弦琴趣》、《秦簫新譜》、《蜀國弦》、《巴南曲》諸集，各爲一卷。心吾子愛而口熟之，爲余誦十餘篇。余因從嗣君樂蔬處得其遺稿，受而卒讀，如聞湘靈鼓瑟，如聽穎師彈琴，嘈嘈切切，使人興起。先生《金縷曲》云：“想襪綫、原無長理。官職詩名都不惜，但漸空、愛染猶餘二。佳子弟，好山水。”平生幽興，

具見於斯。樂蔬與余締交十餘載，才品固卓卓寅好問，其昆季亦皆軒軒霞舉，上駟驥騰。信哉，先生之所謂佳者矣。先生自吳而燕而秦而蜀而黔，游蹤所至，登眺慨然，佳句絡繹，何減秦七、黃九。《登吳山》詞曰：“城頭千仞回翔勢，認飛落、遙天青鳳凰。”此其眼界之所寄，殆於立馬第一峰也，豈復向著履人指點一泉一石，而作畫中豆大面孔哉？夫人之所貴者，心善於賞耳。賞心有得，何辰弗良，何景弗美，何事弗樂，又安問夫宦途之達焉否也。別有古近體二百餘篇，劇心鏤骨而爲之，非褻積者比，皆不朽之大業，樂蔬其梓而傳之。乙丑春正，亦山後學李元拜書於錦官城東。

學福齋詞跋

費承勛

僕自束髮後即愛吟古人長短句，維時習舉子業，未暇旁及。丁丑計偕北上，潦倒燕市者八年。酒酣耳熱，按譜倚聲，約二三百闕，隨手散棄殆盡。雖山謳野諺，難叶金絲，不足收拾，然性之所耽，頗自惜也。乙未寓蘭泉，獲交章響山姻丈，知其有同好，問於酒場歌板間舉舊句一二以質，而響山竟如昌歎羊棗之嗜，再三囑余追憶。特老懶善忘，僅得什一，題曰憶舊，非敢謂可存，聊以遣此羈愁無俚云爾。並附慢聲一闕寄之。乾隆己亥秋日，仁和費承勛跋。

《學福齋詞》六卷，費承勛撰，乾隆刻本

段酉山遺集詩餘序

佚名

樂由人心生者也，而詩遂因之而作，故里巷歌謠，成周列國，其辭皆可以被之管弦。迨周迹熄而詩亡，詩亡而樂闕，漢有《郊祀》、《房中》、《饒歌》等曲，蘇、李更創爲五言，然概不聞領於樂官，是樂與詩已離爲二矣。曹子建《怨歌行》七解，晉曲奏之，他如《橫吹》等曲，六朝並用之。陳、隋而降，音律雖乖，而作者輩出。唐以文教開國，海宇清寧，

歌曲繁興。如李太白《清平調》、王摩詰《鬱輪袍》，固稱一時冠冕，他若王昌齡、王之渙輩，諸小詞率爲伎人傳習，可謂盛矣。迨天寶末，民多怨思，而貞觀、開元之舊，遂不可復。宋因李青蓮《憶秦娥》、《菩薩蠻》，漸加創製，比切聲律，遂增至二百餘調，而一時之文人學士，復相擬作，詩餘遂稱極盛。金、元而下，始爲歌曲，而詩餘又復不行。夫詩亡而樂府興，樂府闕而詩餘盛，詩餘廢而歌曲行。創自盛時，廢於叔世，此其興革之大較也。先生生本朝文明之世，博物洽聞，旁搜遠紹，婉麗流暢，著美詞場。雖未獲躬邀顯榮，登諸樂府，異時者觀使采訪，篇章具在，播諸管弦，流輝奕祀，先生可无恨矣。

《段酉山詩餘》一卷，段梧生撰，《段酉山遺集》卷十一，民國三十一年(1942)鉛印本

落紙軒詩餘跋

汪承熙

右慢調四十首，係南陔乙丑暮春迄仲秋所製也。南陔筆研無乾日，而所著作都不存稿。予方從事於聲韻之學，竊於美成、少游、耆卿、堯章外鮮所當意，即詞隱先生猶有可軒輊者。蓋詞以綿麗爲工，而音律不細，雖綿麗何益，然詞以音律爲要，而字句不和則音律不鬯。四百年來，深於此者，蓋亦鮮矣。然則南陔之詞，其可不存耶？爰爲之莊重而錄之，將以博示夫審音知旨者。天都同學小弟汪承熙題後。

落紙軒詩餘跋

汪惟寅

詩詞總發乎性情者也，然詩之與詞猶情之與性，理雖同，而其臻則有不同者。我夫子之詞，情之所至，每一往而深，殆所謂歌以當哭者。自去年九月以至今日，所填詞不下三百餘首，然皆隨手散落，不自愛惜。寅謂兩宋以來，詞人輩出，非無麗句可以膾炙人口，然一篇之中，必有謬誤。句讀雖分，而平仄率多任意，又安暇講論四聲乎？

惟我夫子句斟字酌，又皆若脫口而出，緝裁巧密，竟如無縫天衣。設有記歌娘子，細點紅牙，依聲發響，當必令淮海諸公低眉下氣矣。因細檢舊篋，又得如干首，恭爲謄寫。世有周郎，當不以寅爲阿其所好也。丙寅月當頭之日，古歙門人汪惟寅百拜識。

《落紙軒詩餘》三卷，沈雙承撰，清鈔本

花灣詞序

黃文蓮

夫邪谿赤堇，山川不泯其菁靈；懸剪驚蜺，魚鳥孰撓其鋒銳。駭風胡而震薛燭，價擅三鄉；斂越砥而淬清波，英騰六合。龜文龍藻，其流彩也足珍；露結霜凝，翳素質爲至寶。顧華兼寒暑，五精自爾騰聲；而制並堅柔，百煉何妨繞指。舅氏劍亭先生，雲間望族，海上仙才。青管生花，堆謝庭之錦繡；紫文吐鳳，炫郭氏之虹霓。振雅調於七字五言，曹、劉退舍；饒逸興於百篇千首，元、白停毫。允獨秀夫江東，妙推黃絹；遂空群乎冀北，選擬青銅。淡墨名題，夏侯勝取如拾芥；紫泥典掌，蘇廷碩才似湧泉。爾其雕龍繡虎之篇，久已傳爲花樣；奪錦探珠之句，大都譜入屏風。乃當薰香摘艷之餘，復爲減字偷聲之作。嗟夫！銀燈香炷，誰繼謫仙俊逸之才；玉砌雕闌，孰傳後主淒涼之調。采教坊之艷曲，半屬清狂；聽平樂之新聲，盡歸輕薄。惟晏叔原小山之集，韻比《花間》；更秦少游淮海之詞，神游絳闕。獨成豪放，天風海雨蘇眉山；雅擅清虛，楚水湘烟姜白石。竊慨典型已遠，大雅幾亡；猶幸風雅特存，斯人有作。撥銀箏而製曲，韻叶笙簧；燒桂燭而填詞，字成金玉。花箋寫艷，麗偷雲外小洲春；犀管辟塵，清占月中三峽水。史梅溪之情辭兩得，高竹屋之格調獨超。衰草天粘，不數微雲學士；枝頭春鬧，漫傳紅杏尚書。蓮也性不能文，才非善顧。索遺音於《金荃》、《珠玉》，略諳樂府之宗；譜短調於《戀蝶》、《摸魚》，偶附詞壇之末。然而柳耆卿淺斟低唱，不換功名；何如康伯可夜暖風柔，厚邀宣賜。挑燈細讀，差愧盲者之面墻；醞酒高歌，大

服庖丁之游刃。意其有昭水流星之美，故能擅裁雲縫月之長。開彼琉璃函，脫此芙蓉鉢。拭以華陰土，綴以驪龍珠。陰縵灼而陽文騰，雪質凝而電光燁。提漢高之三尺，未可當其鋒；輪越客之千都，不足抵其直。斯真神器，毋徒藏之山中；予亦大言，將欲倚之天外。柔兆攝提格，律中應鐘之月，黃文蓮芳亭氏拜序。

花灣詞跋

凌應曾

明季詩道榛蕪，吾郡陳黃門起而廓清之，比於武事，雄偉不常。至於所作長短句，未免綺羅香粉，間存《草堂》舊習。錢舍人《湘瑟詞》出，上薄溫、韋，下該姜、史，竹垞先生推為昭代第一。詩壇詞坵，先後主持，蓋雲間風雅之絕盛。廿年以來，寢就衰歇。邑中自西浦樓公歿後，倚聲一道，更無從問津矣。劍亭曹舍人具出群之雄才，憫大雅之不作，提唱宗風，力追正始。其詩歌初稿，業已具體黃門。偶按譜為樂府，又爾清麗流逸，不愧湘瑟替人，洵少陵所云“奄有二子成三人”者也。雖然，花灣者，九龍中之一塢。石湖如鏡，近繞几席，真山川勝處，劍亭瀧岡所在。取以名詞，愴然有松楸之念焉，即此已得風騷真種子，豈徒紅槽檀板唱曉風殘月而已耶？乾隆丁卯季春，重陽道人凌應曾拜跋。

《花灣詞》一卷，曹錫寶撰，乾隆刻本

甜雪詞序

陸 綸

竹垞老人自題詞集，謂於玉田差近；又嘗論所作詞，謂惟得一脆字訣，而至今膾炙人口、流播詞家者，遂人知以南宋為宗。蓋譬諸海物雖錯，獨數江瑤之珍；肴蔬實夥，猶愛湖蕪之勝。斫之摘之，既淡且腴，而有餘味焉者矣。余學武壽陵，少喜為倚聲，亦欲衣被風流，竊窺門徑。顧重來梧嶺，僕僕塵土，同調無人，撫弦鮮和，即偶然興

到，亦竟搦管輒止耳。吳興戴歐亭孝廉定省來粵，自富春渚而涉章江，下湘衡，過全永，歷數千里。當其維舟覽古，撥燭興懷，力大思雄，所作長句一伸紙或不下千言。而又束其豪橫軼出之辭，時而範諸偷聲減字、比調協律之內，其詩餘若干首，雖曰間作，有不啻苦心研久而含蓄淵微者。爲試繹其命名甜雪之喻，非謂夫濯之而潔，嚼之而清，滓淨塵消而齒頰間有餘冽者乎？則於脆之義爲近焉。雖然，歐亭英年俊邁，咄咄逼人，方以其學之精進無已，而於詞之工妙入神，即曰並駕姜、張可也，其豈遂肯抑然自下乎？乃辱問序於余，則我亦聊以我之所得於詞者告之。志乎穀而命到焉，縱極之穿楊貫虱，亦無弗可企焉矣，斯至矣。乾隆丁卯，當湖陸綸。

《甜雪詞》二卷，戴文燧撰，乾隆刻本

甜雪詩餘序^①

趙希璜

樂府流傳，原在金元曲子；南唐風味，全憑組織工夫。艷體偏多，宮詞不少；抄來北里，錄向東家。誰翻十院琵琶，莫說一軍篳篥。無腰不瘦，人誇家令門風；有謫皆仙，我羨隴西才地。則有大庾詩人，睡梅詞客。橋霜店月，嚼雪而甘；鞭影櫓聲，拈花而笑。寒香沁骨，不必亭有松風；小令成聲，何事市多雕本。援微詞而通志，倚麗句以留情。是雖江上餘波，雲中寸爪，已現蛟螭之狀，無非龍鳳之形。粉斲鉛昏，紙淪墨敝，有謂而竟成逋客，無聊而別署漫郎。檀板銀箏，酒旗歌扇，豈見訶於禪客，非自托於伶官。獨成一家，釐爲五卷，半織元稹之曲，都吟柳永之章。僕每怪夫時人，詞則指爲小道，倘非傑作，疇雪斯言。慷慨悲歌，昔傳燕市；風流文采，今屬先生。

趙希璜《研筏齋文集》卷一，嘉慶四年(1799)刻本

^① 此文題下注曰：“爲楊田村進士作。”

香月亭詩餘跋

張天方

《香月亭詩餘》一冊，小廬另皮其寫正本，鈐一印曰“錢孫鍾”，或系其主名。天方。

《香月亭詩餘》不分卷，錢孫鍾撰，鈔本

小波詞鈔序

陳沆

或曰：談藝而至詞，文字之品陋矣。凡詩中長語，大抵入詞，叢談褻事，拉雜寫之，都無決擇，去南北曲一間耳；引喉而歌，反不若曲之易曉。詩人不爲此。噫！然乎哉？長短句韻語見於《書》、於《詩》、《楚騷》。變而爲漢魏樂府，辭意尚古質。六朝諸弄曲，駸駸乎詞矣。唐伶所歌皆五七言近體詩，開、寶後詞亦並麗教坊。兩宋詞學大盛，極工變之能事。金、元、初明作者亦正不乏。詞固均出詩人手也，第超才絕藝，語妙天下，所爲融情景於一家，會句意於兩得，安有不從溫柔中來，而可稱尤雅者？《草堂》選雅俗混淆，吾浙竹垞朱先生撰《詞綜》一書，誚其無目，未聞取材於詩，惟陳言務去，而取材於詞，可變雅爲俗也。詞之爲物，匹如活色生香，果沾溉於殘膏剩馥者乎？稽宋樂製詞，且列諸登歌，名公如寇、范、歐、蘇，理學如新安、西山、龍川，節烈如信國，類多嫻習其事，鬱爲一代典章。何今樂之非古哉？言之不文，率可鄙棄，壯夫薄雕蟲，正不特詞耳。且美人香草，或佇興而作，或有托而逃，必按部以求實其寓言，則說夢者，又遑計群聽者之必皆癡人耶？懲其流弊，昧厥元本，雅人深致之言，當不如是。雖然，詞而之曲，其勢便易，固不可無辨。苟體究其氣韻之所在，措語要自有別。石帚清勁，知音稱詞家大宗，竹垞翁頗以全集失傳爲恨，幸元陶南村手勘本，數百年來藏弄舊家，近已刊播。繹其集中，都旁注倚聲譜。奈當時譜式，較今迥異，板師懵然，按詞調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，一字止倚一音，或用折字過腔，必歸宿本宮所住之字，故律呂不相奪

倫。今譜曲者雖分宮按拍，一字中往往攢簇虛聲，五音凌雜，俗耳易娛，靡慢殆弗可復挽。住字既得任其造就，詞調遂亡，浸假而存，又不免聽古樂而思卧矣。強令人謳詞，無異強宋元人謳詩也。然詩終不廢，獨奈何薄詞爲？予詞學無所授受，輒奉尤雅者爲圭臬，尚於詞曲氣韻間稍稍能辨之。鈔存一百六十餘闕，且不揣而付諸劖劘焉。《爾雅》“小波爲淪”，微之詩“水得風兮小而已波”。夫涔蹄行潦，難爲水矣，乃好風披拂，時蹙微瀾。予詞無當老成之日，或庶幾小波云。乾隆戊辰仲冬下澣，海寧陳沆湛斯甫自叙於蕊書之樓。

《小波詞鈔》一卷，陳沆撰，乾隆刻本

燭灰詞序

曹學詩

借來東壁，因話舊以傷心；剪向西窗，貫替人而垂淚。故鮫盤一串，撥盡寒煤；而鶴鼓三更，挑殘落燼。有人擁髻沉吟，敲斷玉釵；無語低頭寂寞，拭乾綃帕。望香魂之冉冉，疑是非烟；指冷焰之幢幢，空悲弄玉。此飲谷趙君《燭灰詞集》所由作也。彼夫百枝同樹，玉閣修書；四照連盤，金蓮歸院。挂同心之蠟炬，翡翠湘簾；燒甲煎於沉香，芙蓉隱褥。此則燼長宵久，何妨熟視絳花；寒入光清，自可頻移丹蕊。即或脫纓吹滅，猶聞薌澤羅襦；况乎秉炬清游，豈乏光芒蕙燼。而先生則嗒然隱几，誰憐槁木之身；寂爾昏燈，徒照鰥魚之目。爰乃塵緣盡歇，道念長寒。甘澆落之生涯，托悠揚於別夢。半腔熱血，淒涼聞五夜悲吟；一寸春心，慘澹與百花爭發。更深人散，何知迸落金盤；影滅明藏，無復偷垂玉箸。蓋鍾情無奈，翻從太上之忘情；而怨緒徒多，唯願此中之絕怨者也。嗟乎！龍膏豹髓，非無異采通宵；歌扇酒旗，多少清光似晝。偏令才子，淚漬青衫；每念情人，愁生紅頰。望所歡而不見，烟隨紫玉潛消；悲此恨之難言，人與海棠俱睡。云何吁矣，孤檠耿耿於黃昏；若有人兮，環佩珊珊於夜半。

曹學詩《香雪文鈔》卷二，乾隆刻本

湘烟詞草序

曹學詩

荻花蕭瑟，美人多遲暮之思；桂楫夷猶，騷客有行吟之地。望洞庭之木葉，渺渺愁予；臨江漢之烟波，茫茫交集。由來沅澧，《九歌》之餘韻猶留；每嘆靈均，千古之文心未絕。何況抱江淹之彩筆，異地羈留；懷庾信之深情，頻年旅寓。是以纏綿悱惻，寫離懷於減字偷聲；抗墜抑揚，抒別恨於舞衫歌扇。此倫藻吳君尊人岩卜先生《湘烟詞草》所由作也。夫其緣情易感，體物彌工。冷澹幽懷，覺孤情之獨往；沉吟片語，耐百日之深思。追石帚之風流，接《金荃》之雅調。蝶窺春意，居然紅杏尚書；雁帶秋聲，似伴青簑漁父。愛鮮華之奪目，疑裁岫嶁明霞；知冷語之涼心，欲灑峨嵋飛雪。蓋曉風殘月，柳屯田之逸唱偏多；而流水孤村，秦學士之清詞絕妙。借玲瓏之彩管，寫盡鄉心；憑清脆之玉簫，吹回客夢。嗟乎！松陰鰲洞，軒皇之仙樂如聞；柳拂鴛湖，西子之明妝儼在。訪玉屏於晚照，翠落衣裳；瞻金竺之殘雲，青歸戶牖。是以譜歌弦之宛轉，雅曲低徊；無非叙風景於鄉山，離心縹緲。然而漢皋澹月，長爲解佩之游；雲夢清波，久作停橈之客。此所以拏芙蓉於木末，寄懷於泛宅浮家；餐秋菊之落英，托意在櫓聲檣影者也。詩也豐溪高閣，頻聞春樹新鶯；楚澤征帆，偶訪秋風黃鶴。猶且關心舊夢，懷芳杜於雕闌；況乎久客長吟，和梅花於鐵笛。能勿聽峰頭之迴雁，折芳草以言愁；數江上之青山，與夕陽而贈答乎？爰從酒後，細讀新詞；試向燈前，聊成短序。嘆深情之默合，思掇豆蔻以微吟；憐秀色之堪餐，願借薔薇而盥手云爾。

曹學詩《香雪文鈔》卷二，乾隆刻本

菁阿詞集序

曹學詩

彩雲洛浦，情鍾渡襪之波；黃竹璧臺，夢醒淋鈴之雨。望所思兮不見，影瘦梅花；追舊怨以無言，香殘杜若。從來慧業，每多情至之

吟；自古才人，易作魂銷之語。蓋自《騷》傳沅沚，泊乎詞肇《花間》，楚宮則腸斷啼猿，吳市亦心傷別鶴。莫不纏綿宕往，托意在美人香草之間；反復低徊，寄懷於流水落花之地。望洞庭之木葉，渺渺愁予；臨笛步之烟波，茫茫交集。此菁阿家三叔所由以玉簫清脆，寫文通賦別之愁；彩管玲瓏，傳奉倩神傷之慟也。夫其珠淚滄溟，花凋金屋。暖雲如絮，一樓紫玉之烟；寒食冷風，三尺白楊之墓。既已填橋無路，星妃之消息茫然；竊藥長歸，月姊之行蹤邈若。嘆重圓之無日，鏡碎菱花；嗟怨調之頻吹，簫枯嶰竹。而況碧梧枝老，別營待鳳之巢；紅杏花香，剛入夢熊之室。固宜情隨境減，念共年遷，漸同太上之忘情，莫憶從前之宿愛。乃猶念拔釵於舊閣，泣甚遺簪；開織錦之新筐，悲深縑素。瓊瑰淚滴，和斷墨於鮫綃；環佩聲遲，悵餘香於繡幄。每顧牽衣雛鳳，淒其舊日之鴛盟；常將伏枕鰥魚，報答幾年之鷄骨。是以沈腰潘鬢，藥爐之滋味偏多；因之宋艷班香，錦瑟之吟情不少。祝東風於紅豆，惟餘燕子相知；題夜雨之烏絲，獨與寒燈共語。嗟乎！花殘月缺，既恨種之難消；地老天荒，獨情根其不滅。假令故緣新棄，死以生忘。夜臺多紈扇之悲，泉路抱薜蘿之怨。則衷情涼薄，安能篤摯於君親；伉儷乖違，何以唱酬於風雅。是則閨幃之恩誼，移之即子孝臣忠；因知琴瑟之諧和，舍此無明堂清廟。誰謂倚聲慢令，無和平悱惻之深思；減字偷聲，爲文采風流之末技也哉？然而剎那世界，轉頭已隔山河；荏苒光陰，彈指即成今古。假若藕絲未絕，何妨再卜他生；如其泥絮已沾，更可全灰百念。試嘗蜜味，已透中邊；總覺蔗甜，寧分首尾。慎勿心同蚌蛤，長隨夜月虧盈；須知世若蜉蝣，一任春風涼燠。詩也十年學道，難消綺語於蒲團；千里懷人，易結離思於瑤素。雅托竹林之契，遙緘桃葉之詞。掇豆蔻以微吟，借薔薇而盪手。一卷之深情若揭，吳蠶食葉之心；三生之別緒重提，蛺蝶穿花之夢。昔年作序，曾贈我以瓊瑤；今日開編，似逢君於冰雪。若問知音之客，定在緋羅；聊拈稱意之花，同參彌勒。

曹學詩《香雪文鈔》卷二，乾隆刻本

文木山房詞鈔序

沈宗淳

秦青往矣，誰能緩節而歌；咸黑杳然，詎解曼聲之奏。三唐以後，歌詩之法無存；五季而還，樂句之傳盡失。是以《金荃》、《蘭畹》，不入翠管紅牙。然而寫閨檐之韻，《懊儂》、《子夜》之遺音；摭游覽之情，《讀曲》、《烏啼》之舊製。青棠蠲忿，消磨花月之愁；紅豆記歌，細釋蟲魚之注。是則醜毫三寸，可代綽板琵琶；瘡麋一丸，足抵玉釵羅袖。窗前按拍，香流齒頰之間；月下微吟，沁入心脾之內。豈有傷於大雅，寧敢嗤爲外編。吳子敏軒夙擅文雄，尤工駢體。悅心研慮，久稱詞苑之宗；逸致閑情，復有詩餘之癖。譬之蠶絲春半，能遇物而牽縈；蜚語秋清，只自傳其辛苦。更闌燭跋，寫就烏絲；酒暖香溫，譜成黃絹。允矣才人之極致，愛其情思之纏綿。宗淳南國羈人，西湖逋客。僧樓匿影，正嚴霜苦雪之天；旅館逢春，又寵柳驕花之候。屬良朋之座上，示我一編；置麗製於袖中，遲之三歲。長吟短咏，逢郭璞之彩毫；夢斷魂勞，割丘遲之碎錦。喜今得付之剞劂，悵未能被以管弦。用贅瑣言，恕余譚語。山陰沈宗淳。

《文木山房詞鈔》一卷，吳敬梓撰，《文木山房集》本

自怡集序

曹學詩

先君子性剛直，豪宕不羈，不屑問家人生產，襟懷光霽，未嘗以塵俗芥其胸。壯歲辭鄉，客廣陵，客淮陰，客漢皋，客京華，客吳閩，客瀨城，客蓼州，縱游吳越、齊魯、燕趙之地。凡孤舟驛路，風雪盈頭，歌扇舞衫，壺樽滿座，酒酣耳熟，輒喜爲填詞小令以自娛。其深情一往，婉約風流，得南宋《花間》、白石神髓；而沈雄奔放，則又近稼軒、長公兩家。每脫稿時，即爲好事者持去，不自惜。晚年乃歸里鍵門，息機埋照，焚香宴坐，屏絕世緣。家有小園半弓，古桂婆娑，老梅崛強，當花之晨、月之夕，則命兒孫列坐石間，銜觴唱和，以樂餘年。

時鳥數聲，落花如舞，濡毫伸紙，白髮陶然。迄今讀之，皆超脫塵氛，別饒清韻。而低徊故舊，悱惻纏綿，偕隱同心，老而彌篤。惜乎零編斷墨，散失無多。余小子自先君子棄養而後，前徽愴念，邈若山河，俯仰遺容，悲思如在。凡先君子種植之一花一木，摩挲之一琴一尊，猶將鄭重不忘，垂爲家寶。矧其生平吟咏，尤精神所寄，警歎所留，敢不愛惜珍藏，以傳先君子之手澤耶？特恐吉光片羽，久而就湮，爰授梓人，貽諸同志，庶幾先君子曠懷高致，略見一斑云。時乾隆壬申歲六月立秋日，男學詩百拜敬書於桃源官舍。

《自怡集》不分卷，曹玠撰，乾隆刻本

聽猿詞序

鄒方鐸

高君賢林以歲辛未省兄蜀中，逾年歸，出《聽猿詞》一卷屬爲論定。余讀之，其波瀾跌宕，奇恣雄伏，如江流出峽，歷瞿塘，經灩澦，驚濤駭駛，衝突而不可禦也；如峻閣重關，深林宵冥，而雲烟出內也。其懷親思友，一唱三嘆，又如鶉啼夜月，猿嘯秋風，淒然以清，而慨然以悲也。賢林之於詞工矣！賢林好綜博，於書無所不窺。圖史縱橫，丹黃雜下，垂二十年。其辨證得失，上下古今，援據皆精核。賢林之蓄之者深，故分韻拈毫，屬辭攄思，絕出於等夷。然余謂《聽猿詞》之工，又自有所以工者，賢林其知之矣。賢林注當代名家詞，稿紙屢易，累然成書。今出入夔峽間，復於杜陵詩注多所考正，皆可存者。因序其詞，並及之。

鄒方鐸《大雅堂初稿》文集卷三，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刻本

此木軒直寄詞序

李枝桂

詩亡而後有樂府，樂府闕而後有詩餘。詩餘者，古樂府之流別，尤主於以音節婉約感人。《花間》五百闕後，名章繼起，諷高歷賞，至

於勝代，此風浸微矣。本朝諸名公復振興之，陽羨、秀水分道揚鑣，一時響應，指不勝屈。其間工拙優劣，前輩業有定評，要之，各因其才姿所具，而至不至不可強焉，即古之作者已有然矣。南浦先生天挺英特，高山景行，負海內重望，哲人雖徂，音徽如旦。其學則貫徹天人，包括今古，間發於文字，祇屬茫洋鉅海之一勺耳。若夫稽天浴日，吐雲霓，含魚龍，爲世人平日未經者，匪可用尋常意智，憑所見以相爲卜度也；又况倚聲填詞，在先生文字中，抑其小小不足言者。然而出自妙明心地，自然高麗精巧，音節間超然入勝。白石之稱梅溪，所謂融情景於一家，會句意於兩得，先生《直寄詞》有焉。凡二卷，先生嘗自云皆一年中筆，殘膏剩瀋，沾溉後人，實有餘矣，不可以非先生所自寶貴而勿存。抑愚又嘗竊窺南北宋賢遺集，自歐、蘇名德擅場此體不具論外，屏山、紫陽長短句並臻工妙。元之魯齋，尤不以文藝爲事，而集中偶綴一二，圓美猶過於鳳洲、升庵遠甚。是蓋當年崇尚，即大儒亦未嘗屏棄勿爲，豈必盡廢鏘洋金石之聲，而一出於腐木濕鼓，然後得爲學道人吐屬也哉？先生性命之學上印程、朱，而洽聞鴻覽，曹倉杜庫，又復奄而有之。平考數十年來，以方秀水，誠未知何如。至於詩文經義，種種造極，前乎先生、後乎先生者，殆難多得其倫矣。詩餘亦先生之鄧林一枝、吉光片羽也，固宜爲當世爭相愛慕。而其以直寄命名，則又可想見高情遠致，因寄所托，詞章之外別有事在，末學膚受夫何足以測萬一耶？刻成，聊係數語，志歲月云爾。乾隆壬申秋杪，門下後學李枝桂拜手謹書。

《此木軒直寄詞》二卷，焦袁熹撰，乾隆刻本

奈何詞序

袁枚

井公先生以河朔之平生，挾高陽之意氣。好作才語，早耽竹素生涯；獨往清塵，別蘊騷人風骨。笑一州之似斗，戶限難居；恨四嶽之無雲，螭材不健。遂乃霖霞輻晦，虎豹迷藏。或解髻而簪花，或折